

資本主义政治經济学 問題論文集

瓦尔加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資本主义政治經济学 問題論文集

瓦尔加著

国际关系研究所編譯室等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五年·北京

Е. Варга
ОЧЕРКИ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4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集

〔苏〕瓦尔加著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等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frac{3}{4}$ · 插页 2 · 字数 210,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02·247 定价(六)0.98元

印数 0,001—2,200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瓦尔加(1879—1964),苏联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原籍匈牙利人。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作为该党左派先后担任人民财政委员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在逃亡奥地利期间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政策问题》一书,由于其中有许多错误论点,包括一些改良主义性质的错误,曾受到列宁的尖锐批评^①。1920年移居莫斯科,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并加入苏联共产党。1927—194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并兼《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等杂志主编。

瓦尔加早年受奥国学派影响较深,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框框,而且惯于从流通过程分析问题。早在二三十年代,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已经有所表露。这可以从他对反危机措施的本质的认识上明白看出来。四十年代后,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进一步暴露。特别是在1946年写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他就战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与作用及其同垄断资本的关系、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等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论点。当时苏联理论界曾对他进行过批判,他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并公开作了检讨。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集》是瓦尔加的最后一本著作。他在反对“教条主义”、标榜要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

^① 参见《列宁文集》1928年俄文版,第七卷,第363—369页。

真正作到“科学的概括”的幌子下,大肆攻击斯大林,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苏共纲领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同时,竭力为他自己过去受到批判的错误论点进行辩解。可以说,这本书是瓦尔加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的总暴露。

在本书中瓦尔加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硬说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已不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背诵的”那样,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器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反对统治阶级”。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不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就连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一定要同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并使后者从属于自己;两者都保持有独立性。他甚至鼓吹什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必完全彻底地摧毁原来的国家机器,公然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另外,他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和核武器的出现,不仅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都将不会发生战争。据他说,这是因为“今天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因素”,所以“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不得不仔细考虑这一步骤对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将发生什么影响”。还因为,“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顾彼此间的尖锐矛盾,组成一个军事同盟即北大西洋联盟”,可以使其内部危机“通过协议和妥协”得到解决。至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会不会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他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并不需要战争。不平衡的发展通过和平途径,已将这种控制消除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不但不需要同美国打仗,而且它们目前也没有力量打这种仗”。同时“垄断资本家在这种战争中能得到的好处已越来越小”,所以他们不再依靠战争获取惊人的利润,而完全能满足于“军事定货”,因此“战争对

于决定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垄断资本来说，也是不需要的”。他还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鼓吹现代战争只是由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个别人物来决定的。他说，“如果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由希特勒之流的冒险家来决定，而由那些认识到这种战争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严重危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来决定，那末战争将不会发生”。

在有关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上，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并非直线下降这一点，断定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既不是经常性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过程，它只是“有时”由“危机”造成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在这里他还说什么，“现在的工厂一般照明很好，也很暖和；工时比较短；在许多国家中，工人还得到了有工资的假期”，整个资本家阶级也“从政治角度出发，宁愿不使本国阶级斗争过分激化……而采用了同工人妥协的办法，以免把工人推上革命的道路”。

除此以外，作者还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计划化、市场容量、危机与周期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原书共收十六篇论文，其中《共同市场的经济理论问题》、《关于凯恩斯学说盛行的原因》和《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三篇，考虑到参考价值不大，故未译出。

目 次

序言	1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3
关于资产阶级国家问题	27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	44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68
资产阶级在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	78
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问题	95
绝对贫困化问题	10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人贵族	118
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资本转移问题。垄断资本主义 制度下的利润率	134
资本主义市场的容量问题	156
价格形成、通货膨胀和黄金问题	16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产周期进程中的变化	199
农业危机问题	231
“共同市场”的经济理论问题(略)	
关于凯因斯学说盛行的原因(略)	
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略)	

序 言

本书是给准备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人看的，假定读者已经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

书中收入的我已研究了多年的论文，大部分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问题写的。我希望把这些问题弄得更明白一些，至少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批评和讨论时所需的有益材料。

这本争论性的书，也是旨在反对不加思索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不久前还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著作中广泛流行。

这种教条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首先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具体科学地分析历史事实，否认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东西。它用马克思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现成结论，偷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其次，这意味着教条主义者以这样一种情况为出发点：不仅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今仍然有效，而且一切事实也同马克思或列宁在世时的一模一样。因此，教条主义者就只停留在使事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这一步上；他们忽视装不进呆板公式里的新的事实，不去分析它们、研究它们，不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新现象。教条主义者企图用个别非典型的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全部原理的不可改变。象列宁所指出的，在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总能找到个别事实来证明任何理论。

教条主义者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谈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开玩笑地说他自己“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本书的目的不是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中的修正主义，因为公开的修正主义在我们这里是沒有的。隐蔽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残余在计量经济学拥护者身上有时仍然可以看到。

本书中所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是广义的，就是说，沒有把政治和经济严格分开。因此，有时与其说在考察经济问题，还不如说在考察政治问题。这是符合列宁著作的精神的。大家知道，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要求进一步批判地研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本书决不能包罗无遗。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问题，例如：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问题、对于计量经济学进行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必要性、在研究盲目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应用数学的界限的问题、个人的思维和行动只取决于他的社会存在还是也取决于其他因素（生物学因素、遗传学因素等等）。换句话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意识取决于社会存在的原理，适用于阶级还是适用于个人。

可惜，我已沒有精力来试图分析这些问题了。希望比较年轻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吧。

最后感谢赫敏利尼茨卡娅（Е. Л. Хмельницкая），她读了原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此外，还感谢德拉伯基娜娅（С. А. Драбкиная），她在本书准备付印时给予了帮助。

瓦尔加 1963年，莫斯科

（边 纪译）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4页。——译者

馬克思主义和資本主义 基本經濟規律問題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以后，“基本经济规律”一词在我国经济书刊和教材中流行颇广。相反，最近有人企图根本否认使用这个概念的可能性。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想确定基本经济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请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规律和关于自然规律同社会规律之间的差别的学说。

什么是规律呢？

马克思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规律”一词下过定义。他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认为分析具体事实和根据对这些事实的分析来确定规律本身是比较好的。

所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来进行分析的人，都认为恩格斯的这一定义是正确的：“规律是在自然界和社会中进行的客观过程的反映。”承认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体系的重大区别。唯心主义体系通常从这种错误的论点出发：规律只是学者臆造出来的假设，以便整理自然界的混乱过程，使人们易于理解这种过程。

“我们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都服从于同一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整个理论的思维。它是我们理论的思维的不自觉的

和无条件的前提。”^①

规律是实际进行着的过程的反映，由此产生的规律的客观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人们认识到它们与否。大家都知道第一种情况，而对第二种情况则注意不够。但是十分清楚，自然规律还在人们发现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有许多虽然未被发现、但是已在起作用的自然规律^②，否则，自然科学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伟大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总是拒绝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普兰克虽然是保守主义者和宗教徒，但是他在其《科学自述》一书中却写道：“在这里非常重要是：外界是不以我们为转移的、与我们绝对相对立的事物，而寻求这种绝对的规律，我认为是学者一生中最美好的任务。”^③ 爱因斯坦写道：“对不以认识的主体为转移的外界存在的确信，是一切关于自然界的学说的基础。”^④

经济规律的存在，也不取决于人们认识了它们与否。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剩余价值转变为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的规律在马克思研究和表述它们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恩格斯给自己原来给规律（自然界和社会中进行着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下的定义加了两点重要限制：

1. 只有在事物最本质中发生的那些过程的反映才能是规律。
2. 个别过程的反映，不是规律；规律只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经常重复发生的过程的相同的反映。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3—224页。

② 哲学家波尔查诺约在150年前已正确地理解这个。他称还没有发现的自然规律为“自在的真理”。

③ 《马克斯·普兰克和哲学》（Макс Планк и философия），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④ 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Б. Г. Кузнецов. Эйнштейн），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第70页。

规律不是现象的反映，而是自然界和社会中进行着的过程的本质的反映。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现象和本质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不相符的^①。“要把可见的仅仅外表上的运动，还原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也是科学的一种工作。”^②

马克思写道：假如事物的本质和表现形式直接相符，那末，任何科学就是不必要的。好象太阳每天升落；其实是地球在围绕着自己的轴转。好象工人靠资本家生存，资本家“给他面包”；其实是资本家靠工人，靠工人的剩余劳动生存。占有剩余价值使人变为资本家。

可见，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本质的过程，是规律的基础。

规律真实地反映进行着的过程，但它们决不是这些过程简单的机械的复述。不是每个单独的过程，而仅仅是在相同的前提下经常重复出现的过程，才是规律的基础。为了表述规律，必须付出巨大的脑力劳动：分出偶然的、单独的东西，抽出次要的东西，断明本质的东西并把它从多种多样的过程中划出来。

揭示自然界规律的方法，通常是通过提出假说来进行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件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就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那种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新的说明方式了。更进一步的实验材料便会洗清这些假说，取消一些，修正另一些，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纯粹化的定律。如果我们要等待建立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等于说在此以前要停止思想的研究工作，而定律

① 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以及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存在剥削是十分明显的，在这里现象和本质是相符的。只有在为市场生产商品的特殊情况下，外表和实际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分离。因此，这些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原则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页。

也就永远不会出现。”^①

在政治经济学中，假说起的作用不大，因为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很少有使以前的说明方法失效的新事实，象自然科学中的情况那样。例如，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是使资本主义的规律变样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改变。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在发现资本主义规律变样时，并不需要假说。（只有在日常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过程的较小范围内，假说才往往是必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事实是不变的；科学的使命是揭示规律的本质的一般表现。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都要进行千百万起买卖。货币要流转千百万次。马克思发现的货币流通规律，反映着所有个别买卖行为中反复的东西，即反映着千百万次个别买卖行为所特有的本质的东西。

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规律具有不同的作用范围。规律依据它们具有的一般性质的程度如何，它们所包括的自然界和社会的领域多大，而存在着一种象等级一样的分类。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最一般的规律。

恩格斯写道：“这样，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起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而已。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从量转化为质和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②

我们想在这里指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01 页。

② 同上书，第 39 页。

一书中对辩证方法论述的不明确之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这一事实做为出发点：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从属于同一的辩证法规律。我们能够辩证地思维，因为我们本身是客观的辩证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识、理解、反映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发现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已有辩证法的萌芽，在黑格尔和现代外国个别的大自然科学家那里有辩证法（不是唯物主义的），虽然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自然辩证法迫使他们辩证地思考。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思维体系，意味着研究自然界特别是社会的本质中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不应该忘记，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态度所以正确，是因为自然界本身和社会本身是辩证地发展的。

斯大林在讲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一点。他经常强调主观方面，即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现象的辩证看法，而对客观方面，即对自然界和社会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则估计不足。斯大林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①

虽然，这一点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提到客观方面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误观念：我们所以能辩证地思维，不是因为自然界本身，而因此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我们的思维是辩证的，而是由于我们所以认为自然界是辩证的，因为我们采用的研究自然界现象的“看法”是辩证的。

当然，我们绝对不想缩小辩证方法的作用；假若不是辩证方法，科学的进步会小得多和慢得多。我们只是想强调指出，自然界

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89 页。

和社会的辩证法同辩证方法具有共同性。

列宁与斯大林不同,他强调指出辩证法的客观性质:“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①

有些读者或许以为这是简单的咬文嚼字吧。可是并非如此。列宁总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同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的对立极清楚地表述出来,以排除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解释的可能性,具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对主观主义态度的片面说明,为思想上的谬论和误解大开方便之门。

尽管有辩证发展的同一性,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彼此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斯大林认为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部分的社会规律“不是永久的”,因为它们只在一个社会形态内发生作用。我们认为,主要区别并不在于此。经济生产规律象人类本身一样是永久的(在人类摆脱了人仅仅用双手从自然界为自己收集食物的原始状态以后)。我们在下面举出这种永久的经济规律的一些例子。经济规律的暂时性是阶级社会各个经济形态所固有的。世界共产主义也将具有自己的经济规律。因为共产主义最终的人类社会形态,当地球上存在人类的时候,共产主义经济规律就将“永久”起作用。

我们认为重要的区别在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和随后的抽象法加以纯粹地概括。马克思写道:“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就是要在它表现得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进行考察;或是在可能的时候,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进行实验。”^②

因为自然界的现象是在相同的条件(或者可以确定它们的变

①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页。

化)下发生的,所以它们的规律的意义完全相同^①。

经济规律是以另一种形式起作用的。它们在经常变化的情况下起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它所涉及的资料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②。

所有社会科学都是这样。因此,社会规律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的作用不断被反趋势的作用所破坏、改变和缓和。规律与趋势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最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趋势也就是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的序中写道:“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③。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规律时经常重复这个论点。例如,他写道:“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剩余价值量依以决定的一个因素,从而也是利润率依以决定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不会把一般规律取消。但它会使一般规律,更加当作趋势来发生作用,那就是,使这个规律的绝对的贯彻,由作用相反的各种事情,受到阻碍,而被延缓被减弱下来。”^④又说:“这样,这个规律(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瓦尔加)就只当作趋势来发生作用;其作用,要在一定情况下,经过长期间,方才明白显示出来。”^⑤

关于资本的积聚问题,马克思写道:“要是没有对抗的趋势,不断在向心力的旁边,再引起离心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

① 在“微观世界”即原子物理学领域,“精确度”是有界限的。但这绝对不妨碍原子能的实际利用。在今后科学进步的进程中,这种不精确度也许能消失。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0—15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瓦尔加)。

④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7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瓦尔加)。

⑤ 同上书,第28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瓦尔加)。

主义生产陷于覆灭了。”^①

甚至在马克思特别注意被称作绝对的或基本的某种规律这种稀有的情况下，他都着重地指出反趋势的作用。他在总结他研究资本积累和工业后备军发生的规律时写道：“社会的财富……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②……这个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大。……最后，劳动者阶级中的求乞的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同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会由多种多样的情况而在实际运用上有所修正，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③

由于自然界和社会中过程进行的不同，而有如下这个重要的特点：自然界的规律（除天文学和地质学外）可以借助于实验以纯粹形态呈现出来，并能随时予以证明，而在社会科学中，科学实验则是不可能或者是极受限制的。

这种实验是什么？这就是在科学精确性的、人们预先规定的条件下现象、过程和运动的重现。在相同的条件下，运动总是按照规律同样地进行。整个过程可以预先估计到：根据实验的结果证明规律正确呢还是改变我们对规律的认识。

学校里为了教学的目的，经常进行一些试验。其他有益于生产的试验经过一些时期以后，就不再仅仅是实验，而转用到技术装备上。反映自然界中这种或那种过程的公式，在自然科学中可以通过试验加以检查，这就缩短了发现新规律的途径^④。在社会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页。

② 一百年前写的这些话，由资本主义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美国的经常大批失业现象所特别明显地证实了。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8—709页。

④ 例如，根据莱维利叶(Леверье)计算发现的新行星，就是这样。用这种方法发现新的事实和规律的可能性，被主观唯心主义的拥护者看作是他们的观点正